

1. 引言

焦班尼身后的气象标不知不觉变成了一座三角标，萤火虫似地一闪一灭。三角标越来越清晰，最后终于一动不动地巍然耸立在铁青色的空中原野上。三角标如同新煅冶的钢板，齐整整地挺立在天空原野中。

就在这时，不知何处传来一种奇特的叫声：“银河火车站到了，银河火车站！”眼前顿时雪亮，犹如亿万只萤鱿之光同时变为化石，沉入整个天空一般。又如宝石商为了提高宝石价格而把宝石隐藏起来，却又不知被什么人打翻在地，恰如天女散花。焦班尼只觉眼前一片珠光宝气，不断用手揉着眼睛。

当他清醒时，发现自己已坐在刚才那列咣当咣当作响的小火车上，车轮不断向前。没错，自己果真是坐在夜行轻便铁路线那亮着一排排黄色小灯泡的车厢里，正朝车窗外张望呢。车厢里蓝天鹅绒包着的座席，几乎空空如也。对面灰色的墙壁上，点着一盏雕成两朵牡丹花状的黄铜壁灯。

紧挨着焦班尼前面的座位上，坐着一位高个子男孩，他的上衣湿淋淋的，正把头探出窗外，观赏沿路景色。焦班尼怎么看都觉得这孩子的肩膀部分十分熟悉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他忍不住想问个究竟。当他想从这边探出头去时，那孩子却突然先缩回了头，朝他望着。

那不是别人，原来是柯贝内拉。焦班尼想问：柯贝内拉，原来你早就在这儿呀！

1. 引言

焦班尼身后的气象标不知不觉变成了一座三角标，萤火虫似地一闪一灭。三角标越来越清晰，最后终于一动不动地巍然耸立在铁青色的空中原野上。三角标如同新煅冶的钢板，齐整整地挺立在天空原野中。

就在这时，不知何处传来一种奇特的叫声：“银河火车站到了，银河火车站！”眼前顿时雪亮，犹如亿万只萤鱿之光同时变为化石，沉入整个天空一般。又如宝石商为了提高宝石价格而把宝石隐藏起来，却又不知被什么人打翻在地，恰如天女散花。焦班尼只觉眼前一片珠光宝气，不断用手揉着眼睛。

当他清醒时，发现自己已坐在刚才那列咣当咣当作响的小火车上，车轮不断向前。没错，自己果真是坐在夜行轻便铁路线那亮着一排排黄色小灯泡的车厢里，正朝车窗外张望呢。车厢里蓝天鹅绒包着的座席，几乎空空如也。对面灰色的墙壁上，点着一盏雕成两朵牡丹花状的黄铜壁灯。

紧挨着焦班尼前面的座位上，坐着一位高个子男孩，他的上衣湿淋淋的，正把头探出窗外，观赏沿路景色。焦班尼怎么看都觉得这孩子的肩膀部分十分熟悉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他忍不住想问个究竟。当他想从这边探出头去时，那孩子却突然先缩回了头，朝他望着。

那不是别人，原来是柯贝内拉。焦班尼想问：柯贝内拉，原来你早就在这儿呀！

焦班尼身后的气象标不知不觉变成了一座三角标，萤火虫似地一闪一灭。三角标越来越清晰，最后终于一动不动地巍然耸立在铁青色的空中原野上。三角标如同新锻冶的钢板，齐整整地挺立在天空原野中。

就在这时，不知何处传来一种奇特的叫声：“银河火车站到了，银河火车站！”眼前顿时雪亮，犹如亿万只萤鱿之光同时变为化石，沉入整个天空一般。又如宝石商为了提高宝石价格而把宝石隐藏起来，却又不知被什么人打翻在地，恰如天女散花。焦班尼只觉眼前一片珠光宝气，不断用手揉着眼睛。

当他清醒时，发现自己已坐在刚才那列咣当咣当作响的小火车上，车轮不断向前。没错，自己果真是坐在夜行轻便铁路线那亮着一排排黄色小灯泡的车厢里，正朝车窗外张望呢。车厢里蓝天鹅绒包着的座席，几乎空空如也。对面灰色的墙壁上，点着一盏雕成两朵牡丹花状的黄铜壁灯。

紧挨着焦班尼前面的座位上，坐着一位高个子男孩，他的上衣湿淋淋的，正把头探出窗外，观赏沿路景色。焦班尼怎么看都觉得这孩子的肩膀部分十分熟悉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他忍不住想问个究竟。当他想从这边探出头去时，那孩子却突然先缩回了头，朝他望着。

那不是别人，原来是柯贝内拉。焦班尼想问：柯贝内拉，原来你早就在这儿呀！